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玢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蕭日昕

春秋事義全考卷九

明 姜寶 撰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十二公
惟莊與成爲適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桓公無冰傳云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是人事在天
變之前成公即位之初則政事舒緩紀綱縱弛其人

事在天變之後　胡傳寒極而無氷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雨雹氷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王事即燮調之事慎於微微乃隱微之微如雨雹氷雪之類皆慎其所感如此則為能燮調慝伏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

胡傳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方共一里四井爲邑四方各半里共二里四邑爲丘四方各一里四丘爲甸四方各二里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

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蜀詞周制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軍政起於井而成於甸故周官謂甸為乘其車人卒伍之數皆以甸為率也魯至成公以齊難故創制益兵遂毀甸賦而以丘賦與鄭子產作丘賦同故曰作丘甲不曰賦者其制以甲士為主也　汪氏曰兵政之變始壞於齊之内政而

家一人焉繼壊於晉之州兵而家五人焉長勺之戰
桓公自謂帯甲十萬車五千乘楚薳啟彊謂晉十家
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叔向亦謂寡君
有甲車四千乘則兵制之增益於古可知矣循襲效
尤遂致魯以秉禮之國亦增丘甲而不以為嫌也
詹氏道傳曰書孔疏凡出車一乘有一正一副一曰
輕車即兵車二曰重車即大車兵車七十五人如靖
之說大車另有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

人㢘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以佐兵車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靖蓋專舉戰車爾

按丘甲之説胡傳巳明屬詞於丘賦丘甲之辯亦得之汪氏乃舉齊晉兵政以見例而詹氏本孔疏立論則當時兵制之全也故並録以備覽云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季氏私考左氏曰齊將出楚師爲齊難故盟晉景結好求援也　王氏經世云是時齊少懦矣三家本欲

叛齊而事晉宣公薨於是追治襄仲之事而遂歸父

此其所以叛齊之決而從晉之堅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季氏私考云茅戎亦允姓戎之別種也杜元凱不詳其處當在畿内諸戎之間今按水經注盧氏縣東有鸞谷水東流入伊度其地必即今之茅峪也豈因茅戎而得名也歟不言戰者季氏私考謂爲戎所邀不戰而自敗也當時劉康公乘戎不備而伐之反爲其

別種徐吾氏所邀而敗其實不及陳而敗季氏之說是已所謂直書而自見者胡氏謂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恐未必然屬詞夷狄不可以君臣治故直書不必諱可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胡傳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於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

鄗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待貶而罪自見矣　盟于斷道魯絶齊再盟于赤棘魯背齊而從晉齊於是遂即楚而伐我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胡傳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

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 季氏私考曰春齊既伐魯夏遂至衛是齊與此役也而衛人不思啟釁之端乃在衛世子臧之伐不務反躬而必欲一戰豈解紛遠怨之道乎故書及在衛見衛師之敗乃其自取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叔肸子是為子叔聲伯帥師會晉郤克缺之子是為獻子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

書會四卿是各自爲帥也　胡傳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内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豈特爲詳内録哉堅氷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為

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其君而怒猶未怠故以四國主之為憤兵之大戒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矣　李氏私考曰魯晉衛曹同盟于斷道者也齊頃驕蹇自恣拒晉致讎而又伐魯挑衛以致四國忿怒加兵此又取敗之道也行父以四卿並出而合晉與曹衛之卿必欲一戰而敗之自癸酉至乙酉凡三十七日而兵在齊郊大肆忿慾強暴甚矣四國雖同讎而行父以歸父奔齊之故不遺餘

力故以行父為首　當時魯卿尚有仲孫蔑獨不與此師　汪氏曰憤謂怒婦人之笑辱欲謂貪取汶陽之田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袁婁齊地去齊五十里　季氏私考張滄氏曰齊國治臨淄縣西有袁婁按齊國漢名臨菑今屬青州府臨淄縣北有古齊城

胡傳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鞌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

何也荆楚暴横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衮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

之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爲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　王氏經世云按鞌之戰當用左氏說盟于袁婁當用公羊氏說鞌與袁婁相去遠近不可知穀梁之說恐未可信齊之四竟不應過遠鞌已是齊地未必竟上之邑豈得去齊有五百里乎穀梁云一戰緜地五百里又云侵車東至海

皆侈詞也然國佐如師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則明是郤克恃戰勝强力以非義要齊至欲質其君之母故國佐得以正義直辭折之郤克語塞國佐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為國佐之辭以爲之請追及乎袁婁而與之盟此則公羊之説爲可信也蕭同叔子公羊作蕭同姪子盖謂蕭同爲國名姪子者姪娣之子嫁於齊而生頃公穀梁作蕭同姪子之母似又謂蕭爲國同爲姓姪子爲字其母更嫁齊惠公而生頃公二

家皆傳聞有誤左氏是也安鞌戰之由亦惟左氏得之宣公十七年郤克徵會于齊跛而登階婦人笑於房郤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歸而請伐齊晉侯弗許盖已知興師之無名矣斷道之盟執齊三子為見侮故也宣公薨季文子欲叛齊事晉作丘甲盟赤棘皆為齊也齊伐我北鄙讐於是乎遂搆而不可解矣衛孫良夫以新築之敗亦誓欲必報乎齊故與季文子皆因郤獻子以請師于晉以郤克憾齊而

未有名以興師故也郤克之答齊師一則曰大國朝夕釋憾於魯衛二則曰寡君使羣臣爲魯衛請是知是役也以魯衛之請而魯衛之請自各以見侵之故耳二傳增魯衛亦有見笑之事妄説也豈有三國因一笑之恥謀之三年始空國以伐人之理乎蕭同叔蕭君之子齊侯外祖父也子女也難於斥言其母故云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庚寅衛侯速卒（穆公卒子成公臧立）

取汶陽田（在今泰安州境內）

胡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此所以書取也 季氏私考云汶水名自萊蕪縣發流詳見定十年齊人歸鄆讙龜陰田及桓三年公會杞侯於郕下水北曰陽按水經註汶陽

之田在汶北平暢極目葢汶水自漢鉅平縣界西南過剛縣北剛今爲寧陽縣寧陽縣有剛城屯即魯闡邑也水北爲漢蛇丘縣即定十三年所築蛇淵之囿也又西南逕下讙城南即桓三年齊侯送姜氏之處也讙北爲棘即成三年叔孫僑如所圍之邑也棘南去汶水八十里與蛇丘下讙連界棘之西南為遂城則莊十三年齊滅遂而戍之者也其地東與棘連當在今肥城之界内蛇丘也讙也棘也皆所謂汶陽之

田也鮀丘本鑄國古未有鮀丘名必通謂之讙讙曰

下讙則鮀丘為上讙可知故定十年歸讙而鮀丘在

其中矣據孔疏魯在汶南則汶陽之田北與齊界本

非魯田必侵小所得如鑄亡之地而齊魯互爭者也

故不繫之國左氏於僖元年季友敗獲莒挐之時即

云賜友汶陽之田而說者遂以汶陽爲魯故田失之

矣　按田在汶水之陽者多矣賜季友者亦其傍近

之田非謂即此所取者是也

冬楚師鄭師侵衛

季氏私考云宣公末年陳鄭宋皆從楚矣惟魯衛曹推晉為斷道之盟而諸侯尚合故楚兵猶有所畏而不敢加於中國者四年至戰鞌敗齊之後人以晉為不足與矣楚人窺見晉失諸侯無遠志也故遂乗間與鄭侵衛雖其有喪而不顧則是憑凌諸夏之兵也而其心實欲因此而得諸侯左氏以此役為救齊豈其然哉楚之肆如此而晉霸之不振可知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季氏私考云公子嬰齊字子重時爲楚令尹杜元凱曰蜀魯地蓋楚公子嬰齊以大衆與鄭師臨衛久未退兵而嬰齊實先至蜀以魯之素有舊好而相親亦遠交之術也故成公特親會之夫楚雖強橫於魯實親故僖公出盟而宋襄釋歸父往會而宋圍平凡有所言無弗聽命魯雖失禮罪不加焉而左氏以此爲侵我師於蜀經文所無則附會之說爾然成公以周

公之裔中國諸侯之望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以求免焉辱已甚矣而曾無憤悱自強之志則亦何以善其後哉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季氏私考盟而魯與必先書公次書主盟者衆所推也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葢此盟成公因楚嬰齊侵衛欲爲楚致諸侯以求成也泰於中國無事

焉然内界於楚是時已與楚合而又方通好於魯故亦來與盟與楚並序諸侯之上秦強可知矣而中國諸臣不敢先魯公以諸侯之望親其地主之禮魯莫之恥是雖晉不足恃姑以免一時之急而中國諸侯之衰弱盡為楚人所窺矣豈不愼哉私考又云邾薛鄫親來與盟漸非桓文之舊晉景亦聽其自至未有改焉至悼公時則遂以為定制而小國多不附大國矣　按會盟皆嬰齊在而前書嬰齊後書楚人與諸

國之卿大夫皆稱人見嬰齊與列卿其為盟于蜀也
蓋羣然人而已矣嬰齊與列卿並以微者之詞稱乃
所以示貶既以微者之詞示貶而公與之盟則公亦
與貶焉可知矣所以不諱公而自見其義如此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胡傳遂東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
皇戌如楚獻捷夫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
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

謀非正勝也度彼參此皆無善也畧而不紀勝負微
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
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於伐耳宋衛未莫
曷爲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王氏經
世云按前年冬楚師鄭師侵衛故晉今討之左氏以
爲討邲之役非也邲之役晉救鄭而自敗於楚非鄭
之罪也奚討乎若曰討貳我克則來不克遂往我固
知之矣不能爭於當時而討於今鄭豈受治乎使晉

有志於抗楚而服鄭㠯若移犨之役於今日乎移七百乘之兵以拒楚楚必却移七大夫之心同志堅以爭鄭鄭必服今兵力既盡於齊而區區摟諸侯於從楚之餘宜其不能得鄭也乃若鄭恃夷而抗中國蔑親暱覆敗晉師夫晉獻齊捷於周天子猶以為奸先王之禮况敗盟主兄弟甥舅而以為功乃獻之於夷狄冠𩋙以取媚乎鄭之罪不可勝誅矣 季氏私考以覆諸鄤敗諸輿丘等事皆經所無固不足據也

按晉侯曹伯稱爵是君將之恒稱若宋衛在喪當稱

子而亦稱爵則以背殯越竟爲罪之說胡氏得之矣

辛亥葬衛穆公

高氏曰見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　王氏曰

六月乃葬非禮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西亭辯疑云公自鞌之戰勝侈欲頗萌故别築新宫

如晉虒祁楚章華之類是也以新書非舊有明矣杜氏謂宣公之廟主未入故曰新宮按魯侯國宗廟之建已久即宣公祔廟自有昭穆之次安得爲宣獨立宮也設爲宣宮災三日哭此爲得禮亦何用書書者以侈欲之奉所不當哭而哭者也

乙亥葬宋文公

胡傳按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文公之卒國家安靖外無危難曷

爲越禮踰時逮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爲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離次出境從金革之事哀戚之情忘矣顧欲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誇耀淫侈無知之人耳春秋據事直書豈不爲永戒哉

夏公如晉

屬詞成公如晉者四是年朝景拜汶陽之田四年特

朝景景見公不敬歸而欲結楚以叛晉季文子不可而止盖以齊侯既朝晉晉厚齊則薄魯也十年弔喪晉厲新立疑公貳於楚止公送葬侯使楚者還以驗實公請受盟而歸十八年晉悼公立聞其賢遽往朝之甫歸而士匄來拜朝

鄭公子去疾師師伐許

李氏私考曰鄭本事楚之國豈敢責許之恃楚背爲其事楚而伐則楚必有爭矣左氏之說非也盖是年

春諸侯伐鄭而許不救又不爲鄭謀禦敵之策故耳
然則許蓋恃楚以自保者歟

公至自晋

胡傳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於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晋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爲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晋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今兖州府定陶縣　季氏私考云

按蛇丘故縣在兖州寧陽縣北南臨汶水而棘在其北則與齊連界之邑也今當為肥城縣地

胡傳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税畆作丘甲税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税斂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季氏私考廧咎如杜元凱以爲赤狄別種然經不繫之赤狄盖本一種而別分爲族如狄之有鮮虞也咎與皐同閔二年晉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杜元凱亦謂赤狄別種而後漢志壺關故黎國註引上黨記曰東山在城東南晉申生所伐今名無皐其即古所謂廧咎如歟又按黎侯故城在潞州黎城縣東一十八里則廧咎如正當晉東衛西故克與良夫同夾攻

也以其未嘗爲患故不至於滅耳茅堂胡氏寧曰晉嘗滅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矣其餘黨散入廧咎如又欲盡殄滅之非仁人之心也段紀明請滅羌種羌雖滅漢亦亡後世豈嘗絶羌患哉惟不使之侵擾華夏斯止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景使荀庚來聘尋盟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季氏私考云自同盟斷道以來魯衛與晉爲黨而魯

事晉甚謹故晉使荀庚來聘衛䆁晉威欲與魯同好
亦舉甯俞故事而使孫良夫同時至焉外大夫來聘
而盟者五荀庚孫良夫郤犫孫林父向戌皆强族也
其親來魯蓋皆求厚賂焉而魯遂隂結之故各願爲
盟以成密約私交之迹著矣此庚與良夫所以爲生
事專命干先王之典也歟魯人隂結以利欲密其迹
而使微者盟君大夫不預焉故稱及覩庚與良夫同
時至魯而盟不同日私交可知矣先儒以爲諱公言

及見二卿之抗則公及莒人盟於浮來抗為尤甚而書公不可通矣

鄭伐許

陳氏曰狄鄭也楚之伯鄭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諸夏之變於夷鄭為亂階也至辰陵鄭帥諸夏而事楚矣敗晉於邲盟十四國之君大夫於蜀皆鄭為之是故狄秦而後狄鄭徵秦鄭則中國不淩替矣　胡傳稱國以伐外之也晉楚爭

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所利在晉則從晉人所利在楚則從楚人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何以自列于中國也況又憑弱犯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旣甚乎春秋之法知利而不知義者則外之所以懲惡也　屬詞自晉楚爭鄭鄭受兵無虛歲辰陵竊盟於楚而又徼事於晉既從楚以拒晉又一歲中再伐許以怒楚

其反覆乎晉楚之間誠狄道也故再伐許稱國言非復中國諸侯也

四年春宋公共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為共公謀婚張本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襄公卒悼公費立

杞伯來朝

為叔姬欲歸魯故也見家氏吴氏説在後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許文仲之子宣叔也子紇嗣是為武仲

公如晉

連歲如晉以嘗即楚故也其取傲忽之辱豈非禮愈繁而身愈卑歟

葬鄭襄公

二月而葬必襄公以弟代兄其後嗣子有爭也

秋公至自晉

景見之不敬公欲求成於楚季文子不可乃止

冬城鄆此魯西鄆即今鄆城縣屬濟寧州

季氏私考鄆本在濟西田内宣十年齊人分其地以歸於我者也田歸而鄆邑亦來附矣第以取汶陽田之故懼齊復來爭鄆故特城之以備齊也

鄭伯伐許

傳晉欒書荀首救許伐鄭取汜祭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　胡傳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季

氏私考云鄭伯喪未逾年急於伐許以修先人之怨而令國人也鄭與許皆附楚之國也去年春諸侯伐鄭許人旁觀而不救又不為鄭謀所以禦敵之策故夏使公子去疾伐許楚人不問其冬又伐之又不問今年冬又伐之蓋示許以楚人之待已厚也鄭介晉楚之間國尚不能自立而乃屢年用兵爭勝於鄰國豈固本保邦之道乎蓋楚之用兵亦有節制自宣十四年圍宋之後至成二年始一侵衛又四年而公子

嬰齊伐鄭亦以蓄威息民不輕用也故諸侯伐鄭而不爭鄭三伐許而不問而鄭遂以楚為可玩也豈不愚哉然恃楚而無憚於晉之情亦可見矣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家氏曰此與悖義而出者不同必叔姬自不安於杞或以疾而求歸非杞絶之也　臨川吴氏曰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為其子求婦而僖公以次女叔姬與之歸爲杞桓公夫人至今四十四年夫婦年皆六十之

上而姬始被出而歸疑叔姬無子杞桓别有妾子爲

太子叔姬心不自安而願歸魯故叔姬既卒而杞桓

復逆其喪以歸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之聘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穀管仲采邑今東阿縣南十二里有穀城

荀首如齊逆女僑如餞諸穀　季氏私考云荀首林

父之弟别食於知號曰知莊子又云穀齊地非過魯

之道而荀首至此僑如往會焉見荀首之返自齊也
盖自戰鞌以來齊晉未嘗通好至是晉欲求諸侯故
使荀首如齊以講而僑如會之則因齊好之成而定
議焉於是有蟲牢之盟矣

梁山崩

李氏私考云梁山即漢志所謂夏陽有梁山者也註
云梁山在西北水經註亦云梁山在夏陽之西北臨
於河上今夏陽故地西北為韓城則當梁山之南矣

梁山本古韓鎮也雖韓為晉滅而梁山之東南則為晉地西南則為秦地西北則為白狄當壤地三界之間則不可繫之國也先儒專指晉地豈非知其一而不知其二邪梁山山之大者也又當限隔中外之處而崩則為變不小矣梁山之崩必無告者此以其變為大據所聞而書耳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崩子簡王立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悼曹伯宣邾子定杞伯桓同盟于蟲牢鄭地在今開封府陳留縣北有桐牢即其地也

胡傳按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

類是也　王氏經世季氏曰鄭自邲之役後皆從楚至此始從晉而晉人不能明尊王之義以示之汲汲於要之以盟此所以終不能定鄭雖再救而卒無功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

胡傳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祖

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墠爲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二其毁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季私考趙鵬飛氏曰禮記者出於春秋之後見魯立武宮遂有武世室之語蓋不經矣　寄於祖廟而不得祭於廟故曰去祖先在壇而今不得祀於壇故曰

去壇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前在墠者又為鬼矣

汪氏曰武公名敖乃伯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傳懿孝惠隱桓莊閔僖文宣成凡十有一君宣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即武公也

取鄟今兖州府境内地

季氏私考鄟近魯微國而素屬於魯者也必困於強令而悖慢不恭故盡取奪之以為己邑耳觀鄟屬魯而卒取之可見矣凡脅其國使服己者則曰降取之

為己邑者則曰取取非滅也義與宣九年取根牟同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季氏私考晉命也按蟲牢之盟左氏以為諸侯復謀會宋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此晉之所欲討也晉景之德本不足以服諸侯徒以戰鞌有功虛聲亦足恐衆而華元方以平楚為功志亦不為晉下則其不欲再會蓋有由然良夫止於淺侵則見其無辭可執而晉之令人如此亦不足以昭霸業矣

夏六月邾子定來朝

繼好也汪氏曰蓋成公即位而始朝也

公孫嬰齊如晉嬰齊即子叔聲伯

前以晉命伐宋不往而良夫獨侵故晉責魯而嬰齊往謝焉則復使之伐以補前過爾

壬申鄭伯費卒悼公卒弟成公睔立

是年冬楚伐鄭冬晉救鄭以難故不備禮故不書葬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胡傳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衆焉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宋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於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卿授鉞大衆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為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

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

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賀還新田之説未必然以事不經見故也蓋報侵宋

之成爾

晉欒書帥師救鄭

鄭人因晉救因鄭公鍾儀不可謂救無功然鄭終叛晉觀悼公既戍陳又合諸侯以救之而陳侯逃歸豈非晉之伯畧茍未能服楚則諸侯之從晉者終不敢恃以為安乎然伯者救中國之名義則有不可泯者功有小大屬詞比事可知矣　王氏經世按晉師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則非不及事也楚師去我是晉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救鄭之義亦申矣於是全師而退三卿之善謀欒書之知擇而有斷均之乎不可掩

也故春秋書以與之欒書盖有懲於邲之敗而不狃於鞌之勝者夫有懲於敗而戒不狃於勝而驕君子之心王者之道也聖人於書取節焉雖然晉不班師于繞角楚既還之後乃遷戮而侵蔡則無名矣再致楚師不亦危乎使無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三帥成人者力主之則邲之覆轍未必不蹈之矣然則師固忌於衆主而衆謀亦不可以不擇欒子曰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斯言也其可為聽謀用衆

之法矣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鼠之小者食郊牛角改卜牛欲以禝牛為帝牛也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而不郊將祭之犧皆繫於牢設楅衡以制其角故鼷鼠得以制之

胡傳穀梁子曰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則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

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處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伐郯

胡傳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爲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也　季氏私考此壽夢之始事也壽

夢立二年矣吳始益大稱王又云吳距鄭稍遠而越江淮二水以伐之則爭中國之端也而晉宋齊衛之道亦自此遂開矣　西亭辨疑胡氏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愚按四夷稱子此成周之舊典也春秋有取焉是故吳王稱子楚王稱子夫子嘗曰吾從周吳本伯爵今改為子是制度自己出矣烏得為從周乎當是時諸侯強大夫僭不復知有周矣夫子於是作春秋以誅僭亂尊王室而已乃

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故曰四夷稱子皆成周之舊典也否則春秋安得謂正名之書乎　廬陵李氏曰吳自太伯奔吳五世至周章而武王克殷因封之吳又十四世至壽夢而始大僭稱王此即壽夢之二年也蓋成公二年楚申公巫臣奔晉求通吳以罷楚於是吳兵始及上國此為書吳之始終春秋書伐郯伐陳入州來入鄖滅州來滅巢滅徐戰長岸雞父皆書國雖會鍾離會善道會柤會向會鄫會橐皐亦書國

惟襄五年于戚始書吳人襄十二年始書吳子卒二十九年始書吳子使札聘至柏舉書子已同於中國至黃池書子則主諸侯之詞矣後七世而亡於越

夏五月曹伯來朝

汪氏曰蓋成公嗣位而始來朝也

不郊猶三望

胡傳吳郡朱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内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

不書三望僭天子之禮是以書之汪氏曰宣三年書牛死乃不郊而繫以猶三望不言免牲者牛死無牲可免故必言不郊此年既書免牛又書不郊因間有是二事不可但言猶三望故以不郊起之也　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莒子於是來從蓋前此小國多附大國以省勞費今或以屬入而重煩也故又親行如此　季氏私考馬陵鄭地按

河南志開封府中牟縣西南有馬陵岡是也漢河東郡平陽縣及魏郡元城縣各有馬陵皆非諸侯同盟處也葢平陽晉地元城衛地諸侯救鄭不當遠去盟于晉衛地耳

胡傳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伐鄭以其背巳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師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絶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

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馮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季氏私考蟲牢既盟而諸侯尚多不協故復合諸侯救鄭而同盟于馬陵晉侯見欒書之救列國不至故特親往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季氏私考杜元凱曰州來淮南下蔡縣按下蔡即今鳳陽府潁上縣一統志下蔡城在壽州北三十里潁上之連界也

家鉉翁曰州來楚要害之地吳得之可以制楚也高氏曰吳楚爭強始見於此

冬大雩

酉戌亥之月時方盛陰而亢陽為災害及於物此非常之變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林父良夫子是為文子

高氏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

定公可謂知所惡矣　杜氏曰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強國以伉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林父自結於晉之權臣爲衛國患幾四十年晉黨叛臣為之羽翼衛獻魯昭所以失國晉實為之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萬之後）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胡傳齊人貪得晉有貳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罪也來言者緩詞也歸之于者易詞也為國以禮者無憚於強而魯侯微弱遂以歸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季氏私考齊自會温盟翟泉之後不復與晉會盟至蟲牢始服而猶未協也故馬陵之後晉使魯反汶陽之田以媚之霸者之所為如此何以令諸侯哉此晉意也故稱歸之于齊歸之于齊者不以自得之辭也

汪克寛氏曰晉人徒知蟲牢馬陵之盟齊既從晉俾魯歸田所以堅齊也曾不知失信於魯是失信於諸侯一齊聽命而四方解體悔而尋盟惡足以邀人心之強同乎春秋書戰于鞌取汶陽田韓穿來言汶

陽之田歸之于齊傷晉覇之益偷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左傳遂侵楚獲申驪鄭伯會晉師門于許　高氏曰晉得齊之後冀盡得諸侯也蔡則畏楚終不與晉自翟泉以來不與中國盟會者四十有八年文十五年郤缺入蔡至是欒書復加兵然非執辭討罪之舉故書侵

公孫嬰齊如莒逆也

汪氏曰行父如陳公孫兹如牟嬰齊如莒皆因遣聘而請昏納婦春秋止書曰如不與其託於公以遂其私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共姬為將納幣因聘而納采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胡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畧亦不可過惟其稱而已矣畧則輕大

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逾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同括嬰兄）

胡傳按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先是嬰通於莊姬原屏放諸齊至是姬）譖於晉侯曰原屏（同括邑）將為亂欒郤為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

同括無罪爲莊姬所譛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
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政刑矣　王氏經世據左
氏則趙氏之禍由莊姬據史記則趙氏之禍由屠岸
賈其說牴牾不可強而合然嘗深考之則屠岸賈殺
趙朔自一事也趙莊姬譛殺同括又一事也觀鄭人
追討歸生弑君之罪斲其棺而滅其族則屠岸賈之
事豈可謂無崔杼弑君慶封黨之而滅崔慶之族者
盧蒲嫳及莊公之嬖人盧蒲癸王何也屠岸賈亦由

是也但史記謂同括嬰同見殺於下宫之難則傳聞之誤耳至於趙武畜於公宫則左氏史記又無不脗合夫晉殺同括因莊姬之言同括雖死趙盾之室自在使無他外患莊姬何至無依乃將武畜于公宫乎景公何不念莊姬趙武之尚存忍即以其田與祁奚乎葢朔死於下宫之難盾之系幾絶而盾之異母弟同括嬰尊趙氏之政趙嬰通於莊姬同括因而逐之雖曰以罪然中心未必不由於爭權故内則莊姬怨

之外則欒郤疾之因得以合而行其譖焉趙武之匿始則虞屠岸賈之害終使武而尚存必亦非原屏所利也故從姬氏畜於公宮及原屏既死韓厥始言於公而立之此事之實也　邲之役趙朔將下軍宣十二年晉景三年屠岸賈之難在此鞌之役欒書將下軍代趙朔成十二年晉景十一年朔死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胡傳諸侯嗣立而入見則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

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朝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縣內諸侯爲王卿士者也來賜公命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也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呂氏曰天王制治天下而主乎法天子養天下而主乎恩在詩賞善罰惡之事多稱王恩賜宴好之事多稱天子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屬詞杞叔姬歸老於魯非杞絶之故書國魯君爲之服而喪以夫人之禮故書卒杞伯來逆其喪以歸而不書葬魯不㑹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㑹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胡傳按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吴故公請緩師不可吴初伐郯季孫固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亡無日矣當其時旣不能救及其旣

成豈獲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義乎前書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從大國之令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家氏曰不能治楚而徒欲服鄭不能制吳而反欲責郯晉之君臣無能甚矣先書吳伐郯此書四國會伐郯不能救之又伐之著晉之罪所以貶也

衛人來媵

胡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

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三國以明逾制為後戒也

春秋事義全考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

明　姜寶　撰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據經文言叔姬分明於杞未絶若果出則豈肯逆其喪以歸乎故知左氏之説既非而胡氏以為姬不慼出魯得以義責之者其説亦非也魯得以義責其終必亦得以義責其初必不至於見出矣

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成曹伯宣莒

子<sub></sub>

子朱杞伯桓同盟于蒲

胡傳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齊既從之魯君親往拜其賜矣復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李氏私考馬陵之盟諸侯既同推晉為主矣而晉之所為不足以服諸侯

豈特以汶陽田失信之故哉受孫林父之奔則非所以善鄰使欒書侵蔡則非所以威遠故諸侯皆貳惟魯衛始終從晉而衛為尤親蒲為衛地則衛為地主要諸侯為此盟以推晉也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宣公女歸于宋是為宋共姬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

胡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

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經有因貶以見褒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

按獻六羽未嘗褒胡氏之説非也故刪去一比 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妬忌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頃公卒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成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重侵陳以救鄭晉侯禮鍾儀使歸求成

屬詞鄭伯私會楚公子成于鄧既會即朝于晉明非

實叛晉者而晉人因其來會執之非矣　高氏曰鄭

伯雖與楚會而躬朝于晉是已乃因其來朝而執之

豈有以禮來朝而反蒙執辱者哉又況鄭使伯蠲行

成而殺之耶春秋所以深罪晉也又曰自邲之戰鄭

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伐鄭更蟲牢馬陵之會然

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

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侵鄭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吴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於鄭而鄭伯甘心於楚者蓋追怒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撓中國凡二十年間諸侯之師侵伐盟會曾無虚歲諰諰然常以失鄭為憂實晉有以啟之也故稱人以執與執其君而伐其國皆直書而義自見矣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城之民潰楚人入鄆今青州府沂水縣即古鄆邑

季氏私考莒在鄭之東北界距鄭約三百里而自楚至莒則又遠矣無所繫於必爭之利者也故楚自入春秋以來兵未有至於沂上者今特使貴卿帥師遠越淮泗而泝沂以伐莒且是時晉方執鄭伯以伐鄭楚之所宜爭也乃不之救而長驅東向以攻所不急

此其策果安出乎盖為備吴之計也郯兵稍強可以為用吴自七年伐郯而尋入州來江淮間與楚之國已皆震驚楚人懼吴連合郯兵以出淮泗則自汝以東非楚有矣此所以遠出郯北以爭諸侯郯之所畏者莫如莒故命貴卿帥大衆以臨之而其民遂潰入鄆稱人分一旅以收其與國也終成公之世莒不復見焉盖已率其屬從楚矣莒服則足以制郯吴人豈敢挾郯南下哉此楚人伐莒之計也左氏不知此意

區區論其城惡而何休氏但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則經生之論而不知楚人兵計之所出爾

秦人[桓]白狄伐晉白狄今延安府所屬其地也

季氏私考秦自敗殽以來與晉爭兵者凡十二見矣晉本倚白狄以伐秦今白狄又為秦所得則晉復將何恃以抗秦乎十三年大會諸侯以伐秦為此故耳

王氏經世云白狄介秦晉之間秦晉迭挾之以互相伐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前者秦晉交兵各為其

私曲直猶有所在而今也楚方撓晉爭鄭潰莒以牽其西而秦復與白狄戰其東幾於黨楚則秦之過又甚矣

鄭人圍許

戴溪氏曰鄭既被執被伐而遂圍許其恃楚而無憚於晉之情亦可見矣

城中城中城者郭之内而宫之外也此舉盖懲莒而備楚歟

李氏私考按中城之城本以完舊義所得為時亦未

失而春秋特書以其久廢不修而取急於一時耳胡氏之說盖在德不在險之意非謂中城不必城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李氏私考黑背不稱公子未為卿者也而特使帥師則以弟故寵之耳寵隆則必親信而權奸繫觀望矣至其子公孫剽為孫林父逐君而得篡得非黑背因寵而嘗市私恩於林父歟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季氏私考五卜郊卜在四月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四月下辛卜五月上辛則不郊五卜不從魯已自知其瀆故不復再卜而遂不郊耳皇天不享其可畏也哉

五月公會晉侯景齊侯靈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伐鄭

厲詞晉人執鄭伯而鄭不急君景公有疾晉人立太子州蒲爲君而會諸侯伐鄭歸鄭伯以求成急於得

諸侯而悖其父子之教故不書公至又不得與他君討貳同也

齊人來媵

媵伯姬於既歸宋之後且異姓來媵非禮也

丙午晉侯獳卒景公卒太子州蒲五月先立以伐鄭

秋七月公如晉

此葬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　按成公在晉親送景公之葬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不論諸侯在不在也

還從傳為是　季氏私考歷考晉之諸君其葬期恒
速惟文公五月而葬其餘諸公則皆止三月又其國
事之常也今景公之喪正當國家無警豈其幾及一
年而始葬乎苟欲留公送葬則至季秋而事已畢矣
何必又止五月邪蓋晉之留公乃善意也自晉反汶
陽之田於齊其心不能無歉於魯而魯人事晉不改
於初厲公新立鋭志報秦而孫林父獻謀又將圖狄
欲合諸侯非魯不可故久留示好以致殷勤通情款

而服貳闗遠之謀亦密以為託矣故公既歸而郤犨即來報聘其意豈有不善哉然以國君不能自立為人役而不知恥止之送葬則欣然獨留雖諸侯事天子未有是禮也故於葬晉景公沒而不書葢魯史亦以為諱使若不為送葬留公者然而在外留連逸遊忘反其失亦具見矣

冬十月

十有一月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侯使郤犨來聘且涖盟 己丑及郤犨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因晉厲新立報郤犨之聘且往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季氏私考自蟲牢以來晉復與齊相厚故魯亦親齊而十四年如齊逆女之議始於此矣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不繫之宰見其不兼冢宰而權輕也

季氏私考是時尹子單子專政三公無權而周公又不能以禮立身猶將求利故為其所輕而至於見逐自周公奔而尹子單子劉子相繼出會諸侯肆無忌憚又不若蕪子時猶有畏心矣　又云周公楚與伯輿爭政但所謂伯輿者不知為何人而周之政權方在尹單偪周公者必不在他族或結黨相排則未可知耳

夏公會晉侯厲衛侯定于瑣澤

家氏曰晉楚相成關係不細春秋畧而不書豈無意乎葢春秋所以外蠻荆者乃帝王御外之道猶夏則禦之無王則伐之未有舉中國之大而求與蠻荆為盟好者也齊桓之與楚討而服之晉文之與楚敗而却之而霸者之職舉矣晉自靈成君昏闇而臣惰偷以避楚為得計至是因俘縶以通意遂交聘而為成晉固苟求安佚而楚實怙其強大畧無息肩之意後三年渝盟伐鄭無所恤也又其後宋向戌復持弭兵

之說為盟而長楚遂使中國諸侯北面於荆楚之庭申之會冠屨倒置其禍端實兆於此故瑣澤之會書法如此不與晉為此會也　王氏經世按左氏傳全然與經不合經之所書會于瑣澤者晉魯衛也傳之所載則宋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門之外者是晉人宋人楚人也而　如晉聽成會于瑣澤者又鄭伯也非衛侯也魯又初不與也不知何年之事而左氏誤附焉其不足信明矣趙氏謂此若實事則無不告諸侯

之禮經不應不書也蓋舊說有晉令鍾儀歸求成事竟不集左氏遂誤而附會為此傳耳　西亭辯疑劉氏曰瑣澤之會本以合晉楚之成也今楚不至魯衛是會何邪且合晉楚者宋也宋亦不與又何邪按劉氏辯折左氏之誤是矣但不解此會何為蓋晉侯初立合魯衛于瑣澤將以伐秦也故明年使郤錡來乞師前目後凡知為伐秦必矣

秋晉人厲敗狄于交剛

是年交剛僖三十三年敗箕昭元年大鹵陳氏曰中國敗夷狄不書唯書晉者皆病晉也晉率天下以攘夷狄存中國也前年狄侵齊去年狄侵衛而晉不救於是伐晉蓋僅而勝之也　高氏曰此狄蓋白狄九年秦狄伐晉此先敗狄而後伐秦是知報九年役也

按左氏謂狄侵晉晉敗之然交剛乃狄地狄果侵晉而晉乃敗之於狄地即窮追能然耶陳氏謂晉區區爭地於羣狄自宣成間已然此與高說似近之而

左氏之說非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厲使郤錡來乞師

按乞師乃晉自貶伯體本詞卑如此爾非春秋為之貶其詞如胡氏所云特書曰乞也　李氏私考郤錡克之子晉卿也晉欲伐秦而卑辭下魯如此可見昔止公本善意晉每征伐常遣使徵兵不待求也厲公之時於魯屢言乞師者蓋晉失諸侯人心懈怠魯為

人望苟有難意恐諸侯亦且有辭故特使貴卿卑辭以求之而於他國禮必執讌咸令不及往日矣乞師於魯亦以東方諸侯託魯也

是年郤錡十六年欒黶十七年荀罃十八年士魴屬詞凡徵師諸侯以伐叛討貳乃伯者之義所得為晉至厲公諸侯每貳於楚於是將伐秦伐楚恐伯令不足以風動列國故五年之中三遣貴卿乞師於諸侯悼公初立亦襲其禮盖晉之伯業日卑矣

三月公如京師

季氏私考朝必於王見必以日如公朝于王所言日是也書三月公如京師而不言朝於王是過而不朝也若果朝王者則當於公如京師之下書某日朝于王矣諸侯至京師禮無不朝者必天子辭焉諸侯習為故常遂不入王城王靈益不振矣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厲齊侯靈宋公成衛侯定鄭伯成曹伯宣邾人定滕人文伐秦

季氏私考遂者急於後事之辭云自京師則非至京師而始為會明矣其道由函谷關入東諸侯之便也秦至僖公時始與晉文公敗楚城濮而預於温翟泉之盟然皆序於諸小國之下及文公卒而始與晉抗其後互相報復兵革相尋宣成之間秦勢漸盛故十一國盟蜀推楚主盟而秦則偃然序於宋陳諸國之上矣既而乗晉之衰遂與白狄伐晉此晉人之所痛心而未克逞志者也厲公初立鋭意報秦欲集人心

則善魯以厚其禮欲資兵力則乞師以卑其辭經營二三年間亦唯伐秦一事而已然而內無用賢厚本之政外失反已息爭之方而徒欲以威制强國卒亦何以服秦哉

曹伯廬卒于師宣公卒成公負芻立負芻欣時皆宣公庶子高氏曰非戰死也死于行爾穀梁以為閔之者非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孫明復曰不以京師至者明本非朝京師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即渠丘公卒犂比公密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又使郤犫送之以歸其挾晉令而歸乃事實為尤著者也　王氏經世按林父此年歸國襄十四年逐衛獻公立公孫剽其冬會于戚而不能討二十五年獻公入于夷儀二十六年林父入于戚以叛晉會澶淵反為林父討衛疆戚

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此晉黨孫氏之本末也歸易詞也自晉奉之故也　季氏私考林父奔七年矣而田禄未收故歸不稱復不惟宗强亦以晉之庇也然林父所以久不得歸者衛定公尚能為主不之聽耳是冬衛定公卒此時必已有疾故晉人奉之而歸强臣介恃大國而不知有君晉實為之也何以為盟主哉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公即位十有四年迄今始娶豈亦主娶齊女而待年未及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季氏私考許之棄晉從楚久矣鄭伯始因晉伐而伐許繼因晉執而圍許皆以許不圖救也至是鄭方從晉則遂恃晉而陵許矣晉霸失道而不知所以恤鄰服貳許安得不遷葉以依楚乎　又云鄭伐許而楚不救者是時楚方以備吳為急姑待而徐舉也故明

年六月楚始伐鄭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按稱婦有姑之詞以是時宣夫人穆姜尚在也以者不待公逆而徑以之至於國也僑如以卿逆未為失禮但不待君逆於所館而輙以之至國此則為非正爾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定公卒子獻公衎立

秦伯卒 桓公卒子景公立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己仲嬰齊卒

胡傳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以弟後兄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為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為氏亦非矣　劉炫曰仲遂受賜為仲氏故子孫稱仲氏是也　啖助曰時有叔肸子公孫嬰齊此故稱

仲以别之　問書仲嬰齊與叔老無異矣何以見譏其為兄後乎茅堂胡氏曰嬰齊乃公子遂之子當稱公孫今魯人以之後歸父書曰仲見其以父字為氏可謂亂昭穆之序矣何氏謂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也　按魯自有仲孫蔑叔孫豹故叔彭生叔老不言叔孫則仲嬰齊宜亦不書孫矣　季氏私考謂嬰齊乃歸父弟之子而遂之孫又謂歸父字子家其孫以王父字為子家氏本非無後者據君羗家遣之

說東門氏逐之之說則歸父果已無後於魯矣以弟後兄自是魯人差失處胡傳說是不必更為鑿說也

癸丑公會晉侯厲衛侯獻鄭伯成曹伯成宋世子成齊國佐靈邾人定同盟于戚

季氏私考晉景之時諸侯已貳厲公新立不能以德撫綏而即以伐秦為事大合諸侯遠勞師衆人心又解體矣故復合諸侯以盟戚焉戚衛地即孫氏之邑也孫氏出衛武公至林父八世則其受戚久矣去年

林父歸衛晉即就戚而同盟亦以親林父也

晉侯厲執曹伯成歸于京師

季氏私考自晉文執衛侯外凡執人未有不歸京師者晉厲豈獨不能專治曹哉為王執也蓋晉侯伐秦諸侯雖不朝王然必私致禮焉曹宣公以疾卒禮不能備王必以此言於晉故厲公親執曹伯于會以歸京師曹宣已死責及嗣君此正周之失君道處直書而義自見矣曹伯不名無所屈辱之詞也　按曹伯

執而歸于京師之時諸侯將立子臧子臧爲欲守節而逃則負芻殺太子事决無有有則子臧之讓國非宜矣以此知季氏私考執曹伯乃爲王執理容有之而左氏殺太子之說非也今取西亭辯疑胡忠簡一段明其事如左　西亭辯疑胡忠簡曰曹伯之罪於經無據左氏謂曹伯卒公子負芻殺太子而代之若然則負芻殺未踰年之君與齊商人弑舍罪均矣安得畧而不書又曰會于戚討曹成公果討之安得更

與同盟邪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

傳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 季氏私考趙鵬飛氏曰前年鄭公子喜無故而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晉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為許也

鄭有以招之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季氏私考宋共公卒不書日非訃也宋近於魯而共公又魯宣之婿何以不訃乎宋亂故也蓋宋昭公時華氏之族逐蕩氏而蕩山者意諸之子也故因共公之卒而與桓族謀逐華氏諸大夫不協國内不靖故不訃喪也然魯以共姬之親雖不來訃亦遣人弔之魯使往弔即已知其葬日而會者如期而往故葬則

書曰也三月即葬必共姬以嗣子幼弱羣臣交爭恐有他變而急於襄事如此喪禮之苟可知矣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宋殺其大夫山山即蕩澤司城意諸之子稱國以殺而山不書氏不書氏所以别其非無罪以不氏見其罪則稱國者有司法守之辭也魚石公子目夷曾孫

胡傳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正

也書之重詞之複必有美惡焉詞繁而不殺所以與之也以不頼寵而出奔以國人與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　按魚石之自止元於河上也畏其挾晉援以討而桓氏皆無祀於宋也其既許元討山而終不免於去也為與山有親而嘗同惡恐見及也但所奔在楚而宋中國要樞為楚所欲爭致其助魚石入彭城釀成他日之大禍則魚石之罪大矣春秋所以不登叛人深罪之以此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吴于鍾離季氏私考鍾離古嬴姓子爵國名晉屬淮南郡隋唐為濠州即今鳳陽府臨淮縣地故城在舊府城東六里西近州來杜元凱曰鍾離楚邑淮南縣蓋其地在淮南壽夢時吴楚以此為界杜佑所謂鍾離互為吴楚之邊邑是也

吴以號舉本其夷狄之恒稱爾　私考又云前此八年吴伐郯入州來聲勢已可畏而中國又方病楚故皆俛首親吴以鍾離為吴之界使楚畏敵緩於北爭雖屈於强夷而不計也晉霸之不振可知趙鵬飛氏

曰晉欲得鄭當先制楚制楚當先結吳楚忌吳之斷其後必不敢長驅鄭郊此說得其意矣　王氏經世按先儒因再書會而生外吳之說甚實諸國之大夫先相約集而後會吳于鍾離春秋據事直書耳若曰外吳獨不外楚乎會楚何以不殊會也趙氏謂再會亦非是兩番會合但只於此一地而先相約會然後會吳云爾

許遷于葉

王氏經世按許此年遷葉昭九年遷夷十八年遷白羽定四年遷容城皆避鄭也又二年卒滅于鄭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高氏曰雨着木而成氷上温而下寒也後世此異多應在大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文公卒成公原立

李氏私考此滕子左氏以為文公然孟子時亦有滕文公不應祖孫同謚雖當時謚法已廢孫謚與祖同

者容或有之然亦微有所别如晉文侯謚文而重耳亦謚文公是以公别於侯也魯齊姜謚齊而歸氏亦謚齊歸是以歸别於姜也今滕有二文公則其後世子孫將何以别稱謂乎左氏所傳必誤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傳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夏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鄭人覆之獲將鉏樂懼衛侯伐鄭至

於鳴鴈晉侯將伐鄭楚子救鄭　李氏私考宋魚石在楚故鄭為楚侵宋將返魚石也高閌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為楚加兵於宋故書侵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季氏私考左氏傳曰晉侯將伐鄭欒黶來乞師程正叔曰時以叔孫僑如將作難故師出後期高閌氏曰

晉失霸主之義不足以令諸侯恐諸侯厭惡伐鄭之
役特使卿來乞師實欲公親行耳今按晉之乞師託
魯最重而欒黶之來執禮亦異他國視魯以為進退
則魯公之不至晉怒獨重矣

甲午晦晉侯厲及楚子共鄭伯成戰于鄢陵楚子鄭師
敗績

胡傳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為重
也當是時兩軍相抗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亦幸

焉耳幸非持勝之道范文子所以立於軍門有聖人能内外無患盍釋楚以為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怠矣卒有欒氏之譖而誅三郤國内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季氏私考鄢陵鄭之東南鄙也晉以孤軍越其國而與楚相接於此晉固未及伐鄭而楚亦未及救也葢晉將伐鄭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晉師濟河聞鄭引楚師將至急趨爭利遂遇鄢陵勇於一戰晉呂錡射楚共王

中其目而薄楚於險因以致勝耳　晉伯中衰厲公敗楚鄭于鄢陵鄭猶不服三請王臣會伐鄭而鄭從楚益堅　王氏經世按中國勝楚者城濮鄢陵二戰而已城濮之勝文公之治國訓武經營有年一戰而霸猶且不喜而憂知一勝之未可恃也厲公鄢陵之捷豈其成謀不愆於素哉亦幸而已一勝之後無以居之如後此聽僑如之譖而拒魯公舍行父聽公子茷之譖而殺三郤反不為晉國之福也范文子蓋知

之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按楚共身在行間以罷卒致敗而殺司馬側畀於秦穆之不替孟明矣嬰齊以令尹將左軍而與側相惡致有此敗殆亦不得無罪也故稱國以殺見君大臣同責云

秋公會晉侯厲齊侯靈衛侯獻宋華元平邾人定于沙隨不見公

胡傳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魯侯之大辱深可恥焉者矣曷為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秋伸道不伸邪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恤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横逆之至者也沙隨之會魯有内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聽叔孫僑如之譛怒公而不見曲在晉矣魯侯自反非有背仁棄禮不忠之咎所以直書而不諱也　季氏私考是時季孫行父當國而仲孫蔑以賢為輔故二卿皆以賢稱僑如忌之欲使得罪於晉

故搆於君母將為内難以致師出後期因而譖之耳魯侯自反非有大咎晉聽僑如之譖不明甚矣春秋直書不見公以明曲不在公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戌公晉侯厲齊國佐靈邾人定伐鄭是役也晉猶以僑如之譖不使公與其事

傳知武子以諸侯之師侵陳遂侵蔡諸侯遷於潁上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　季氏私考自此以

後厲公凡三伐鄭而皆有王臣與焉以鄢陵之役徵兵不至故假王臣為重以脅諸侯耳然而諸侯之兵終不合一其末猶至於荀罃乞師非由厲公無服人之德哉

曹伯歸自京師

傳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　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

易柰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蓋即曹伯歸之易所以歸其美於喜時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僑如自此不經見蓋終于齊而不復返也　高氏曰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魯人立

其弟豹以為叔孫後是謂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

高氏曰沙隨之會既不見公伐鄭之會又不得與而國之宗卿於是見執公彷徨於外以求自明於晉僅能使僑如見逐季孫受盟而公免於難焉方秋而出盡冬而歸始以伐鄭出會而不得與乎其事君辱臣執亦國之深恥也及公之歸不可以伐鄭致故託曰至自會以見公之不與於伐鄭也

公至自會

初行父之見執也公待行父偕歸焉既而行父從公歸故雖見執而以從公歸則不書至舉公為重也

乙酉刺公子偃偃宣公之子而成公之弟也

魯詞穆姜僑如之謀公子偃所不知雖加之罪而事不可書故但言刺而已穆姜指偃與鉏曰是皆君也蓋欲激公使逐二家非真有廢立之意季孫歸而殺偃遷怒也不及鉏鉏幼公不忌也

十有七年春衛獻北宮括帥師侵鄭

傳鄭子駟侵晉衛北宮括救晉侵鄭則此師蓋晉命也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厲齊侯靈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戍邾人定伐鄭

傳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伐鄭而以會致伐無功恥言之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季氏私考高國既去崔氏則事權自己出矣然慶克者崔氏之黨也而無德以服之安得不致其譖害乎此高無咎國佐所以不能自保而崔氏於是復進矣

九月辛丑用郊

九月夏之孟秋不卜日不卜牲而強用其禮焉故曰

用郊胡傳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特曰用郊用者不宜用也　屬詞用郊者用其禮以祈福而不為農事也成公以國有内難君臣外見執辱而頻年出師未已故竊天子類造之意用郊祀以告事而祈焉在魯郊中尤為僭妄此用郊之非禮也

晉侯使荀罃首之子是為知武子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厲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人靈邾人定伐鄭

傳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諸侯還　孫明復曰鄭與楚比晉厲三假王命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蓋從公伐鄭還而道卒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定公卒宣公牼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

季氏私考郤錡郤克之子郤犫之從姪而郤犫則郤至之伯父也欒郤自傾危趙氏之後權勢日張而郤氏一族三卿尤為強盛不惟胥童惡之雖欒氏素為黨者亦忌之矣況厲公以寡恩輕聽之君讒言安得不易入哉故譖一至而胥童等遂奉君以攻郤氏蓋執之而治以國法也故稱國然郤氏雖多怨而未有必誅之罪也故不去其大夫左氏所載長魚矯等以

戈殺三郤則是國人亂殺之辭非稱國以殺之意也

孫明復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

楚人滅舒庸

楚敗鄢陵之後舒庸有異志於吴故楚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克之子甲父之孫

季氏私考胥童既致三郤於死遂欲併害書偃則生

亂之道也故書偃得以亂國爲辭而致胥童於國法

王氏經世杜氏曰厲公以私欲殺三郤而三郤死

不以無罪書書偃以家怨害胥童而胥童受國討文

明郤氏失民胥童道亂宜其爲國戮也　吳澂氏曰

殺胥童者書偃也而書國殺蓋二子當國而以國法

殺之也然殺胥童書偃之私也故不去其大夫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厲詞告不以名氏故但稱國以弑必弑君者當國國

人皆逆賊之黨故無能以名氏告者若欒書中行偃是也愚謂傳使程滑弑之使字誤蓋書偃執公將易置其位而滑遂弑之廢公是書偃意弑公非書偃意其來告也不具弑者名氏故魯史因而書國聖人亦因之爲此若果使滑弑則豈可輕縱如此耶主張氏說爲是張氏曰書偃晉之世臣以社稷爲心可以行易位之權而程滑遂弑之故不言二卿分其惡於衆也　廬陵李氏曰晉伯在靈成景厲之世其權畀於

列國矣楚莊乘晉之衰其事進乎方伯矣然春秋書伯在晉不在楚者存中國也自文六年盡成十八年凡四十九年為靈成景厲之繼伯先儒李氏曰靈公政墮柄分無抗伯業之志成公力弱事淺無伯諸侯之權景公心勞謀舛無制中夏之略厲公外强中乾無服人心之道四君雖執夏盟非復文襄之舊矣靈公以少主蒞强卿上驕下肆楚始爭鄭蓋將嘗試晉政於是有狼淵之師此非細故也而救鄭之役止

書晉人衛鄭欲介魯以求通蓋未忘晉德於是為沓
棐之會此關大勢也而新城之盟晉侯不出扈之盟
曰討齊難扈之會曰平宋難蓋君臣之大倫人道之
不可廢此豈常變也或求賂以免或無功而還范山
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夷狄謀取其伯方
且沈溺宴安厚斂以雕牆輕殺以愎諫欲不亡得乎
故曰無抗伯業之志也成公若有其志矣内難甫靖
履國未長四年而後始出偏師以侵陳黑壤與扈二

會僅能再合列國而已黒壤以服鄭扈以服陳亦廢
幾改物也然始之不能有為者凡數年外而楚入三
歳三伐鄭晉無攘却之謀内而鄭子家弑君晉無討
賊之刑諸侯何所觀焉故曰無主諸侯之權也景公
若能収其權矣規模失序徒勤諸侯不能首合與國
大修同盟以治即異之黨使楚人得號令于辰陵乃
且亟會欑函求山後戎狄以為先務是孰緩孰急也
不能謀少西氏之逆以誅陳之惡使楚得行方伯之

事方且修房帷一笑之憾與大師以伐齊得已不已孰重孰輕也不能統一六師蒐繕卒乘以一矢遺楚使邲不振旅為中國羞乃伐廧咎如臧赤狄哆然言功是孰害孰利也蟲牢馬陵于蒲晩年三會竟莫駕楚故曰無制中夏之畧也厲公若有其畧矣德薄而多大功慮淺而數得志觀厲公不特紀以汰心行之亦假義飾譽者也歸于京師而後正曹負芻之罪請於王官而後進駕鄭之威此類可欺世自掩矣晉之

所忌曰楚曰吳曰秦曰狄厲公自交剛敗狄而狄服會京師伐秦而秦恐戰鄢陵勝楚而楚弱會鍾離通吳則吳成四鄰無釁而諸侯反貳是以沙隨辱魯猶未快也而求多季孫柯陵伐鄭猶未已也而再釐單子諸侯無患而蕭墻反危是以三郤之誅成而匠麗之難萌故曰無服人心之道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西亭辯疑四明程氏曰按左傳齊殺其大夫國佐以

穀叛故非也如國佐以穀叛則當書曰齊人殺國佐與晉人殺欒盈同一辭不得言齊殺其大夫矣且叛逆而立其後又寧有是理哉　季氏私考國佐書大夫則左氏所謂棄命專殺以穀叛者乃當時文致之辭也若夫怙權賣直而為人所忌則誠有之耳李廉氏曰此為齊崔慶專國之始事也　王氏經世按是時齊有慶克實通於聲孟子靈公入孟子巧言刖鮑牽逐高無咎既盟國佐而復之而又殺之故稱國以

殺罪累上也國勝何罪又殺諸清慶克死未正其討又秩其子刑賞如是宜乎慶封稔禍政歸陳氏也歟

公如晉

悼公立而朝之也

夏楚子共鄭伯成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胡傳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其言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

石晉欒盈是矣　孫氏曰此楚鄭間晉之變伐宋取彭城與魚石守之以逼宋也其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者不與楚鄭伐宋取邑以與宋叛臣也故以魚石自入犯君為文王氏經世按楚為是舉非直納宋之叛臣其意尤在隔吳晉之道也晉之通吳蓋懼吳楚之合而為患于中國也是時楚方張而吳亦始大楚莊之世嘗盟吳越非直欲服屬之亦以已爭衡于中國而虞其為患於後也而吳人之氣不為楚下故晉

用申公巫臣之計因而離之教之乘車教之叛楚吳楚爭強中國之利也吳既通晉明年遂與鄢陵之師大敗楚鄭吳與楚之肘下楚氣奪矣晉得吳不附楚晉得氣矣夫晉齊諸國不但中夏禮義聲名文物之所在亦自古形勝之區武勇強力之地也而顧患吳楚者諸夏處極盛之後文繁物夥漸生驕惰豢養之積雖強勇變為脆弱而蠻夷戎狄崛起僻陋鼓其全鋭以乘中國之衰所以能為吾敵也荆楚地大人悍

與中國襟帶相接故窺便乘利為患最劇若吴則阻隔江海非中國引之豈能長驅於中國哉中國用吴牽制楚後實為得筭惜不善用之而晉悼之後中國道消遂至以所以長楚者而長吴也宋天下之樞居晉楚吴三强之間楚今有事於宋非慮及此而欲以杜吴晉相通之道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變之子是為范宣子來聘

即位而拜朝也襄陵許氏曰公朝始至而聘使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秋杞伯來朝

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為婚後晉以悼夫人故合諸侯城杞又使魯歸杞侵田於是杞文公來盟　屬詞杞君始終稱伯杞君自貶抑之意稱於他國皆然其間或稱子者為魯人所畀

也然杞自桓公而後稍能自強既昏於晉世從盟主征伐雖不朝魯而終春秋六君魯皆會其葬不敢侵暴之矣

八月邾子宣來朝邾宣既立故來朝

築鹿囿

慼暑為此其縱欲勞民可知

己丑公薨于路寢

廬陵李氏曰成公在位十有八年自鞌戰以後汶陽

未歸之前魯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魯之於晉
𩕰郄已生然方其事晉也東睢於齊南屈於楚丘甲
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魯已無一事之可取
矣及其得罪於晉也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沙隨
困苕丘執而辱於外僑如譏夫人失德而亂於內魯
自隱公以來未有如是者也及其末年幸悼公之興
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諸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
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賛以綏

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為矣先儒李氏曰四卿得志於齊僅能免二鄙之侵而十年三朝三聘於晉不能免沙隨苕丘之辱如京師似可求尊周之名而會盟于蜀莫掩背華之失成公得不救失而不知其非也斯言信哉　李氏私考成公柔弱之君也以世適嗣位四鄙未嘗被兵國亦可謂無事矣特以季孫行父當國聽其與叔孫僑如比周始則倚晉以報齊既而從楚以背晉既又事晉以致諸侯憚於強而不能自立

者也故韓穿之言汶陽唯唯承命而卒歸于齊為國如此何以善後所賴仲孫蔑賢臣夾輔而季孫亦漸信向焉故二卿卒為僑如所忌而郤犨之譖幾於危國非有子叔聲伯委曲營救則僑如不以罪廢而魯政將盡移矣子叔聲伯之賢亦蔑之徒歟自是專意向晉而中國亦多賴之成公所以國體無失而正寢克終者安得不謂蔑之賢所致哉

冬楚人鄭人侵宋

傳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楚師還　李氏私考楚本欲圖宋者也恃彭城有魚石無擬其後者則又與鄭侵宋矣

晉侯使士魴士會子士燮弟來乞師

李氏私考李廉氏曰晉厲公乞師三郤錡為伐秦欒黶為戰楚荀罃為伐鄭厲公不德人心未服矯以求諸侯也晉悼之乞師一士魴為救宋悼公初興霸事未定謙以接諸侯也

十有二月仲叔蔑會晉侯悼宋公 衛侯獻 邾子宣 齊靈崔杼同盟于虛朾

屬詞晉悼公初立楚納宋魚石于彭城又侵宋悼公會諸侯于虛朾以謀救宋時成公薨未葬故魯獨以大夫往齊以遠故使崔杼 季氏私考曰悼承厲之衰人心方散曹滕諸國多不至晉皆懷柔之而已但即見在者推晉主盟然悼有成伯安強之志是以雖當衰弱之餘而諸侯復合伯業復興焉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事義全考卷十